─── 綿延與更新 ───一個家庭歷史的回顧

曹寧湖北大學專門史

在河南省東部的豫東平原上有一座年輕而 又獨特的城市,這裡在地理上位於黃河與淮河之 間,發源於鄭州西南部的賈魯河、源於豫西山區 的沙河和淮河的一大支流——潁河在此交匯,因 三川彙集,現在叫做川匯區。日久天長,此處因 黃淮沖積而成平原,故多受黃河肆虐,歷史上自 南宋以降,河水便多次決口,經此地入淮至海, 河道既淺又窄,自是氾濫之處一片汪洋,最近一 次則在1938年,鄭州花園口決堤,此地便成了著 名的黃泛區。然而幾百年來,福禍相依,河水的 充沛竟塑造了一座新的城市,那個時候,人們叫 它周家口。

水道輻射之地,自然連接了各處的交通, 於是豫西、北地方直至山、陝的物產與來自江淮 的商品便在此處交易。據史料記載,明洪武初年 (1368) 潁河北岸形成墟集,名永寧集,永樂初 年潁河南岸建子午街,在子午街河邊開闢周家渡 口。永樂六年(1408)朝廷開闢淮、穎、沙河漕 運,周家口由是逐漸商業繁興。到了明末,熊廷 弼過周家口時說「萬家燈火俟江浦,千帆雲集似 江皋」。周家口的真正興盛是在清代,康熙年間 設周家口鎮,乾隆年間開闢渡口16個,擁有街道 116條,常住居民數萬人,流動人口達十數萬。 周家口一躍而與當時的朱仙鎮、道口鎮、社旗鎮 並稱河南四大商業名鎮,聲名顯赫一時。後來隨 着泥沙淤積,河道漸堵,咸豐同治年間又遭撚軍 之亂,「三次焚毀,幾至於盡」,城市繁榮從此 不再。1906年京漢鐵路開通,大量商民被周家口 以西數十公里、地處鐵路沿線的漯河所吸引,紛 紛搬遷,周家口碼頭上不再像過去人聲喧嘩、桅 檣林立了,只有現在沙河北岸的關帝廟依稀可見 當年陝山會館的氣派來。此地以轉運貿易爲起 點,彙集西北、江南各地商人來往其間,對附近 居民自會造成若干影響。這裡地勢平坦,河流平緩迂直,所生所長仍是以農業爲主,至於人物風貌,不似燕趙多慷慨悲歌之士,人性柔和,婉而有約,近於江淮,多與皖省相類。從此地往東南三十多公里到項城,便是當年民國總統袁世凱的家鄉。袁世凱祖父甲三曾官居漕運總督,督辦安徽軍務,袁世凱本人也發跡於淮軍將領吳長慶麾下。

一、置土為家

從當年的周家渡口往北偏東大約十里便是 我家所在的村莊,這裡是周家口鎮所轄的邊界 了。集市以轉運貿易爲主,進行商品往來,然其 周邊地區仍是以農業爲本,是典型的鄉土社會。 我家所在的村莊叫做曹寨,據村莊的碑刻記載, 曹姓在清代中葉自淮寧府搬口鄉遷入,人數只有 一百多口,初時築有羅漢寨,曹姓居多。當時周 家口郊區人煙還比較少,我的曾祖父生於清光緒 二十三年(1897),據說是三代單傳,家裡幾代 人省吃儉用,積累下來的錢都用來購置土地,到 曾祖父年輕的時候,家裡有十幾畝地和兩頭牲 畜。中國農民的土地觀念實是深厚,《江村經 濟》中一位村民這樣說:

土地就在那裡擺着,你可以天天見到它,強盜不能把它搶走,竊賊不能把它 偷走,人死了地還在。1

那個年代,大部份中國人都把掙來的錢財用來購 置田產留給後代。這樣到了夏秋兩季,家裡自然 人手不夠,曾祖父與曾祖母商議,請了兩位遠方 的親戚來協助生產,那時候叫長工。秋麥過後, 曾祖父就給他們麥子、小米和錢財。地裡的莊稼 大部份種小麥,而高粱、穀子、芝麻、煙草、花 生、棉花等經濟作物也會種上一些,自家消費, 只是這樣的情況並不長久,最後不得不請同村的 人來耕作,也就等於租了出去。後來這種家裡人 丁稀少的情況很快發生了改變。曾祖父的第一個 妻子很早病逝,這裡還要敍述一段插曲:他們的 孩子大約在孩童的時候被一夥土匪綁票了,勒索 的錢財很多,家裡拿不出那麼多錢,雖然儘量籌 集,最終還是被撕票了。我推想這應該發生在19 世紀20年代初,大清國雖是倒台了,但是社會特 別是農村社會仍與這個國家的動盪局勢相始終, 社會統治秩序更替中的混亂在農村表現得尤爲突 出。據父親告訴我,那個時候很多家裡都會備上 槍枝的,從一般的鳥槍到「漢陽造」不等,但也 有先進的手槍。鄰村的一戶人家花了高價買了一 把能打連發的駁殼槍,竟然引來了土匪們的關 注。土匪們放出話來要在某個晚上來取槍,那天 天一黑,果然便聽得咚咚的馬蹄聲直奔主人家 來。土匪們到了門口卻見大門緊閉,院子裡靜悄 無比,他們想破門而入,門頭上卻突然一聲槍 響,土匪們欲從圍牆上爬過,不料,附近又是一 聲槍響,好像房前屋後皆有人手,如此往復來 回,倒讓土匪們有所畏懼,以爲主人家幫手甚 多,這樣僵持到了半夜,土匪們終是不敢入內, 馬蹄聲便漸漸遠去了。這則故事頗爲流傳,主人 家一人擊退群匪的情節後來被人廣爲傳說,這種 看起來像電視劇裡發生的場景,現在講起來也不 由得讓我們爲這位身手麻利的主人家捏了一把 汗。據《周口市志》記載,因此地以北爲淮陽縣 與周家口鎮分界地帶,地勢多有陡坡,便於隱 匿,故而土匪聚集,幫眾甚多。2

後來,曾祖父娶了家住沙河岸邊的吳家女兒,那便是我的曾祖母了,民國十六年(1927)我的爺爺出生了,接着便陸續又有了另外三個爺爺和兩個姑奶。爺爺是他們中的大哥,到了全國解放的時候他只有22歲,他的弟弟妹妹甚至更小,這一時期的重擔就落在了他和曾祖父兩人身上。爺爺是個樸實的農民,話不多,工作起來卻總是不知疲倦;鄉間裡,眾人聊天的時候,他總是更擅於傾聽,不時在他那乾瘦的雙頰上顯露出

笑容,時而劃上一根火柴點上一支煙。他總是不 願閑着,爺爺直到年老的時候,還不願意放下他 工作了一輩子的農具,直到他真的做不動了。他 性格柔和,我幾乎沒有見過他發脾氣,當他有些 事看不慣的時候,往往也逆來順受,也許這就是 我現在所理解的爺爺,可惜他到2002年的時候已 經不在了。關於這一段歷史,我更多的是從二爺 爺的口中知道的。這一時期,家裡的土地又有所 增加,每年收穫的糧食交上租稅,留下自己吃 的,其餘的仍拿去換錢購置土地。中國的農民好 像爲了獲得土地而上癮了,他們生活簡樸,勤儉 持家,不爲別的,只爲土地,有了土地心裡便踏 實。爺爺們的教育是來自與隔壁楊村的一戶人家 共請的一位私塾先生,老師第一堂課所教寫的便 是「天」、「地」、「人」三字。3 既然科舉已 歿,再多讀書已無多大用處,況且家裡也無多餘 錢應付此項支出,到了四爺爺的時候才有機會去 學堂。中國自1906年停科舉、建學堂,即使幾十 年間,偏僻遙遠的鄉村也並無多大改觀。民國時 期,晏陽初、梁漱溟等人深入農村,施行教育, 恐怕也是出此考慮。據《淮陽縣志》記載:民國 二十四年(1935)全縣識字人數只佔總人口的

鄉村物質貧乏的生活,延續着傳統的農業 生產,到了災荒年代,小地主與佃農的生活並無 二致。《淮陽縣志》記載,小麥在民國二十六年 (1937) 平均畝產量僅48公斤,還不到100斤(如 今小麥畝產量平均也可達1,000斤),農業歉收, 佃農們便想方設法的拖欠田租,而地主們亦無計 可施。5 村裡的老年人曾告訴過我,有一次曾祖 父去田裡,遇到一位佃農正在偷割小麥,兩人發 生了爭吵,那形勢似乎相當激烈,但曾祖父最終 還是讓步了,因爲那人實在是長得牛高馬大,再 差一點就要動起手來了。農村人最看重自己的莊 稼,但凡被偷了去的,往往會採取一些舉動,讓 全村人都知曉。村裡人還告訴我,每當一些家庭 糧食緊缺,實在挨不過去的時候,他們便會拿着 麻袋去找曾祖父,因爲曾祖父總是很爽快的接濟 他們,可是,當他後來被批鬥的時候,卻沒有人 提起這些往事。我今天重新編排這些零碎的故

事,正是我長久以來的願望,對於過去歷史的回 顧,總是不易以清晰的結構性的方式去敍述,我 們只能從這些隻言片語的事件中去體會那個時代 和那個時代的人。家裡還有其他成員,爺爺和大 姑奶歲數相近,四爺爺和二姑奶年齡最小,二爺 爺、三爺爺居中。據說,他們一輩中,三爺爺最 爲優秀,他長得很俊又很會說話,曾祖父每次出 去辦事總會帶上三爺爺。可惜三爺爺命運不濟, 竟然英年早逝,只留下他的妻子和幾個孩子。大 姑奶嫁到城裡,至今仍健在,去年我見到她時, 身體很好,還能認得我。我一直想探究一下當年 周家口集市對於鄉間社會以及城裡人與鄉下地主 之間的互動關係,到現在我還是不甚清楚。我與 二爺爺感情最深,我少年時代多承他關心,現在 想起,往事如在眼前。他性情溫和,說話比爺爺 偏多。他給我說過很多以前的事,我還一一記 得。他說日本人當年來到村子的時候,見到小孩 就給他們發糖吃,他們許多小孩聚在一起,鬼子 嘰哩咕嚕的,聽不懂在說什麼,日本人來的很 少,據說只有幾隊人馬就把一個縣城給佔領了。 他還告訴我有一位高隊長,是國民黨軍官,在周 家口被日本人殺死了,問到名字的時候他則不知 道。後來我才知道高隊長叫高志航,是國民黨空 軍少將驅逐司令,兼任空軍第四大隊大隊長,駐 防周家口,1937年12月22日,在日本侵略軍空襲 周家口機場中,壯烈殉國了,死時年僅29歲。周 家口此後的情況還是不得不說,1938年,蔣介 石炸開了花園口的黃河大堤,河水便向南蔓延開 來,周家口就成了有名的黃泛區。離我們村不遠 的地方還有一條小河叫黃河故道口,這次洪水的 災害使農作物不能生長,河水過後便留下一層厚 厚的黃沙,直到1947年決口才被堵上。

二、歲月彌艱

隨着全國的解放,土地改革很快就開始了, 家中的土地被沒收,村中三家地多的農戶被劃 上了地主成份。父親告訴我,那時的農村是合作 社,白天幹活,晚上開會,被劃爲地主的幾家在 民兵的看守下天天遊街,開批鬥會,政府搞四清 運動,要交出貴重的東西,不老實交待就會受到

更大的批鬥。那時曾祖父身體不好,又加上批 鬥,終在1961年4月去世了。由於被劃上地主成 份,二爺、四爺的婚姻都成了問題,因此在以後 的20年中,曾祖母總是擔心自己的兒子、孫子娶 不上媳婦,此事便成了她的一塊心病。爺爺奶奶 那時經親戚介紹成了家,奶奶的家在村子北邊 二、三十里的地方,他們那裡的人用蘆葦編蓆子 掙取少量的金錢。我的父親出生於1961年,作爲 家裡的第二個孩子卻與伯父的年齡相差甚大。自 1958年「大躍進」以來,人們的生產激情就被毫 無限制的放大,在大量看似催人奮進的口號的刺 激下,人人渴望「跑步進入社會主義」。在「以 鋼爲綱」的指導下,農業生產陷入困境,政策的 偏「左」促使了「浮誇風」盛行,爲了應付上級 的檢查,農民們手中的糧食大部份被徵收了,這 樣一來的一連串舉動加劇了饑荒的發生。在人們 的印象中,五八年是一次災難,據一些老年人回 憶說,那時候人們即使挨餓,也只能呆在家裡, 各個交通路口都有人把守,不准外出,連逃荒的 權利都沒有了,此時發生的「信陽事件」,至今 聽起來,讓人有拔劍斫地、扼腕歎息之感。母親 曾告訴我,她小時候在村旁、田間的溝壑裡,到 處都能見到小孩子的屍體,那時候大人都沒得 吃,小孩子更是脆弱,但是60年代以後情況略有 好轉,人口大幅增加,我的家裡此後又有了兩個 姑姑。農業依舊落後,糧食產量很低,生產工 具、大牲畜集體所有,農村集體勞動,吃的方面 還是很困難,人們只是靠雞下蛋掙幾個零用錢。 那時田裡的農作物卻是種類繁多。水稻這種作物 每年也都要種,本地本無水田,人們就在河邊營 造、紅薯因產量高而得到人們的青睞、生產隊還 有蘋果園。人民公社中,人們靠掙工分分得產 品,成年人每天得一個,未成年能工作的孩子只 能得半個,母親告訴我,她小時候弟妹多,她很 努力地幹活取得半個工分,其實工作量並不小。 人們的覺悟本來都很高,可總是有懶散的人,而 且工作再多,大家一平分也就一樣了,越來越多 的人像是在混日子,生活窮苦。家裡地主的成份 又總是受人歧視,生產隊分東西,都是在最後才 分給地主,分得的又少又不好,這期間奶奶因為

有病而得不到治療,也病逝了。父親總是回憶說,他小時候總是被人罵做「地主羔子」,只要是集體上的活動,便處處受人歧視,然而小孩子們一起玩時,卻無多區別,他和小夥伴每天晚上到半夜才回家,有時候就住在別人家裡,童年時光總還是多有樂趣。他頭腦靈活,還養起了小兔子,一到週末便拿到城裡去賣,一隻小兔子就能賣三角錢,日子雖苦,卻也能樂在其中。只是讓他倍感失望的是,因爲成份不好,他總是不能做他想做的事,他想去當兵,因爲是地主成份而被拒絕了,這些事情在他青年時總是給他很大壓力。我寫到這裡的時候,便心感先輩們不但要忍受貧乏的物質生活,在精神上也倍受折磨,這麼一段段苦難的歷程,他們總算過來了,所以這些年他們倍感生活的富足,滿意而知足。

三、綿延更新

改革開放後,地主的成份被取消了,四爺爺 和伯父也都成了家,有了兒女,二爺爺因爲年紀 大了不好成家,就跟着四爺爺一起生活了。1984 年,父親和母親結婚,之後更有了我和弟弟,這 時候農村的土地已經承包到戶,農村人都卯足了 勁,每家每戶都把一年的大部份時間用在田間勞 作上。家裡人也每天都在田間地頭工作,翻鬆土 壤,清除雜草,農忙時甚至連午飯都在田裡吃, 夏秋兩季收穫的時候還要睡在田裡。這樣,每天 雞犬之聲相聞,阡陌交通席地而談,起於日出, 歸於日暮,重覆的生活正像是祖祖輩輩們的縮 影,如此經年累月,看起來與兩千年前的漢代好 像並無差異,翻地用的犁子,播種用的耬車,收 割用的鐮刀,耕牛與人力,傳統農業的精耕細作 又一遍遍的重覆在這片土地上,人們塡飽肚子的 願望總算得以實現,但現代化的氣息好像離農民 還很遠。

人們的生活中,洋火、洋車、洋油這些稱呼還爲他們所慣用,人們依舊照着傳統的生活,每天晚上在昏黃的煤油燈下等待着改革春風更深入的吹進。農村大約在90年代以後變化得越來越快,越來越多的農村勞力選擇外出打工,周口市的經濟發展也逐漸帶動了附近的農民,當年的周

家口從淮寧府的一個集市到周家口鎮再到一個專 區,一個地級市,走過了它數百年的發展歷程。 我小時候每到黃昏便總能見到一個肩扛鐵鍁、包 袱,身板硬朗的老漢從城裡回來,人們告訴我, 他是在沙河邊上替人裝運沙子的。2000年之後農 業的機械化逐漸得以實現,更多的人力被解放出 來,國家對農業的政策也較過去有所好轉,當年 周家口附近的村莊也都擴展爲城市,而本地的農 田也變作工廠,新修的公路四通八達,人們的傳 統生活正在發生急劇的變化。家裡的收入,農業 已經佔很少的一部份,大部份成員外出打工或者 在本地工廠上班,而這種收入比農耕所獲得的收 入要高上許多,有些家庭已做起小生意,超市、 餐館、麵粉店,都超出了以往所有的規模。最 近,村前的公路上也形成了集市,每逢初一、 十五,各類小販便會很早從各處聚集,排在公路 兩旁,綿延數公里,附近村莊的人們也都被吸引 而來,選購自己的所需品。越來越多的對外溝通 改變了農村封閉的環境,人們從各種各樣的媒介 中感知着現代化生活的愉悅,這一值得欣喜的現 象背後,也折射出從傳統到現代化轉換的歷史大 潮。一些社會現象也隨之改變,一個明顯值得注 意的事情便是:現在農村孩子讀大學的比例越來 越低了。教育問題在人們還沒有走向富裕之前好 像總是一種奢侈品,投資過多而收益甚微,但是 我們清楚,中國廣大的農村地區是最需要教育 的,中國社會從近代以來都在經歷着「三千年來 未有之變局」,中國這艘船駛向何處,最終還要 看多數船員的意向。村裡婦女多有信奉基督教 者,附近的村子裡還有一所看上去很舊的教堂。 它大概能教會人們平息生活中痛苦,相信神會照 顧行善的人。在每個禮拜的儀式上,她們唱着感 情深沉的聖歌,氣氛濃重而緊張,容易給人造成 一種壓抑的感覺,情到深處甚至呼吸困難,聲 淚俱下。我的四奶奶便是在禮拜中突發心肌梗塞 而去世的,人們以爲是神召走了她,我認爲正是 這種氣氛加劇了她因家庭糾紛而受的心理負擔。 然而我發現這種信仰暫時在年輕的婦女中影響不 大,她們多數接受過教育,相信現世,只有隨着年 齡的增長,她們對基督的信仰才逐漸變得強烈。

我的家庭也只是這些大潮中的一例。父親 供我讀書,已是滿足了我的心願,只是對我的這 項投資使他回報甚微。他工作辛苦,這幾年來總 是抱怨自己的身體不如以前,去年弟弟完婚後, 他稍得安慰,今年又有了一個孫女,我才感到父 親又年輕起來,高興起來。母親一直是我讀書的 堅定支持者,她連自己的名字都認不全,卻拼命 供我讀書。她不擅言語但性情柔和,內心倔強而 又極善良,她在工廠裡做一些閑散的工作,然後 爲家裡人打點日常生活。四奶奶去年病故後,多 承她照顧瞎眼的二爺爺,此種情境回憶起來,每 每眼淚打眶,奔湧欲流。值得一提的是,母親也 是一名基督徒,現在算來也有十多年了。我的弟 弟已成家,與父母住在一起,今年又有了一個女 孩,我們給她取名叫「穀雨」,意思就是盼她像 是穀雨時節農作物最需要的春雨,我與弟弟自小 感情很好,現在家裡又有了一個新成員,也是打 心裡感到高興。

此地有一風俗,便是每逢除夕那天晚上,便會去墳地祭奠已故的父母親戚,無論離此多遠也都會趕回來祭拜,形式大多是燃放數掛鞭炮,燒一些紙錢,有些可能會帶一些肉食、水果之類,晚輩再在墳前(東南方)磕數個頭,然後嘴裡嘀嘀咕咕說一些祝福的話,此種形式的祭拜已不多見,但父親還會要求我們這樣做。我小時候很怕

鬼,後來長大了也就淡了,之後我總在外地,每次回家,已是夜晚,我總是會路過那條小河,那片墓地,然而內心裡有的都是懷念,都是恭恭敬敬的敬意,我們一代一代的人,總是會站在父輩們的肩上一直往前走的,身體髮膚受之父母,即使長大成人,我們的血液裡還流淌着他們的精神,他們的勤勞樸實、堅毅執着,他們的篳路藍縷,披荆斬棘還一點一點根植在我們的身體裡,我們一代一代的就像是埋在土壤裡的種子,發芽、成長、開花、結果,我們不斷更新、綿延。正是在這鄉土社會裡,我生於斯、長於斯,帶着一代一代人的目標與夢想,走在了一條新的路上。

註釋

- · 費孝通著,《江村經濟》(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86)。
- ² 周口市地方史志编纂委員會編,《周口市志》 (鄭州;中洲古籍出版社,1994)。
- 3 這是有一次我寫毛筆字時,二爺爺看到告訴我 的,他當時還問我「豕」、「彘」是什麼。
- 4 淮陽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淮陽縣志》 (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1)。
- 5 淮陽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淮陽縣志》。